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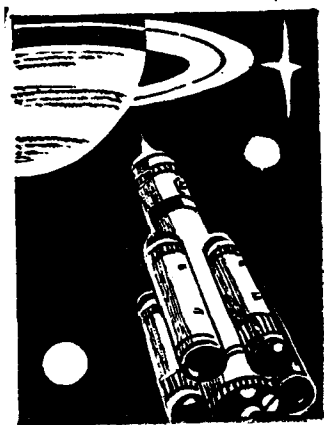
2001年 宇宙历险记

二〇〇一年 宇宙历险记

阿瑟·C·克拉克著
时 波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2001年宇宙历险记

〔英〕阿瑟·C·克拉克著

时波译

责任编辑：陈增林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07,000

印数：1—55,000

统一书号：10204·2 定价：0.44元

出版说明

人类已经进入宇航时代。浩瀚宇宙，茫茫太空，成了人们极感兴趣的话题。它令人神往，令人浮想翩翩。继人类登月之后，今后又会怎样？能不能踏上火星、金星、木星、土星……，或更远的行星？甚至向其他星系迈进？这是一个多么耐人寻味的问题。是的，宇宙诚然深邃无边，但人类智慧的发展又何尝会有止境！以无止境的智慧，探索无边际的空间，这里面蕴藏着多少灿烂的宝石可供我们发掘！展现着多少瑰丽的镜头可供我们摄取！

英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阿瑟·C·克拉克所著《2001年宇宙历险记》一书，就在这方面作了出色的尝试。作者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时代里，我们只有让自己的想像任意驰骋，高兴往那里就往那里去，只要我们的想像保持在逻辑和已知的自然法则范围内即可。只有这样，我们才赶得上明天，甚至才赶得上今天，不至落伍。”他早在194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给《无线电世界》杂志，谈到利用卫星来转播电讯，这在当时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但五年后，苏联发射了“旅伴”卫星，再过五年，美国也发射了“电星”卫星，而今，形形色色的卫星满天飞，这也不妨说是应验了他的科学预见吧！可见杰出的科幻小说，不仅可以开出文学的鲜花，也可引出科学的硕果。读读这本早已享有盛誉的科幻小说《2001年宇宙历险记》，无疑会使你感到作者的想像力是何等丰富！

译本系根据1978年法国读书出版社的法文版本翻译的。
考虑到原书首章和末章离题较远，没有必要译载，故未收入。

目 录

第一章	T.M.A.—I	(1)
一	特别航班	(1)
二	轨道上的相会	(10)
三	奔向月球的宇宙飞船	(14)
四	克拉维斯基地	(23)
五	反常	(31)
六	在地球光下旅行	(35)
七	缓慢的黎明	(42)
八	正在收听	(46)
第二章	在行星间	(49)
九	勘察者 1 号宇宙飞船	(49)
十	卡尔	(55)
十一	巡航	(58)
十二	飞行在小行星间	(65)
十三	在木星周围的太空里	(68)
十四	神的世界	(75)
第三章	深渊	(79)
十五	生日	(79)

十六	徒步旅行	(84)
十七	诊断	(90)
十八	通讯线路中断了	(94)
十九	第一个登上土星的人	(99)
二十	同卡尔的一席对话	(103)
二十一	原来如此	(109)
二十二	真空	(110)
二十三	孤单一人	(118)
二十四	秘密	(120)

第四章 土星诸卫星 (125)

二十五	继续生存	(125)
二十六	关于外星人	(129)
二十七	大使	(134)
二十八	冰凌之路	(137)
二十九	亚佩特的眼睛	(141)
三十	老大哥	(144)
三十一	试验	(145)
三十二	哨兵	(148)
三十三	在眼睛里	(150)
三十四	出口	(153)

第 一 章

T.M.A.— 1

特 别 航 班

海伍德·弗洛伊德博士思忖着：习惯一经养成就无可奈何了，离开地球的壮举始终是那样具有激励人们的力量。弗洛伊德曾拜访过火星一次，到过月球三次，至于光顾各个宇宙航行站的次数，已经数也数不过来了。然而，当起航的时刻接近时，他感到一股紧张的热流涌上心来。这是一个惊奇的感受，一个……是的，是一个激动的感觉。这种感受和这个感觉是任何一个行将接受宇宙洗礼的地球之人所共有的。

深夜，弗洛伊德在华盛顿同总统举行了会晤。一架喷气式飞机将他从华盛顿带向世界上他最熟悉而又最令人兴奋的地方。那里离佛罗里达州海岸二十英里，布置有两个太空时代的设施。朝南方飞去，闪闪烁烁的红灯，画出了土星号飞船和海王星号飞船巨大的发射架。这两艘宇宙飞船曾经把人们送到了通向各个行星的轨道上，现在，它们已经被写进了人类的历史。在天边，一座银光闪闪的塔形物在探照灯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是最后一艘土星 5 号飞船，是二十年来全国性的宏伟构造物，也是吸引大家前来参观游览的伟绩。远处的天幕上映着一座人造大山，那就是耸立云端的装配架，它那宏大的躯干可说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工程。

不过，这一切已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海伍德·弗洛伊

德博士要迎着未来展翼翱翔。当他的座机继续徐徐下降时，他发现一排排镶嵌得整整齐齐的房屋和一条跑道，随后，他又看见了横贯这个镶嵌图中央的一条笔直的“疤痕”——那是巨大发射场上的数不清的轨道。在轨道尽头，停放着密密麻麻的车辆，还耸立着高大的发射架，架子中央是一艘即将腾空而起、遨游星际的宇宙飞船。它在阳光下发出绚丽的彩色。弗洛伊德的飞机突然快速向地面降去，眼前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色。弗洛伊德感到，自己好像是在观赏一只躲在电火炬丛中的银蝶一样。不一会，他看到了地面上像蚂蚁般无数细小的人影在繁忙地走动着。这时候，他才对飞船的宏大规模重新有了一个真切的概念。这艘飞船从底部到V形侧翼部位足足有六十米高。弗洛伊德怀着怀疑和多少有点自豪的心情暗暗想道，这架巨大的宇宙飞船等待的就是他自己。就他所知，一次飞行任务只是为了把一个人送上月球，这恐怕有史以来还是头一次。

这时是凌晨两点正。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早已云集在那里，他们在通向奥利翁3号飞船的跑道上向弗洛伊德迎了过去。有些记者和摄影师是弗洛伊德很面熟的，因为作为全国宇宙航行协会主席，他常常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当然，眼下不是举行一次即席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况且地点也不适宜。他没有什么可向他们宣布的。然而，千万可别得罪了这些负责传播消息的人们，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您是弗洛伊德博士吧？我是美联社的记者吉姆·福斯特。请您给我们就这次旅行说几句话，好吗？”

“很对不起……我真的没有什么要说的。”

“可是，今天早些时候您曾会见了总统，是吧？”人群中一个熟悉的声音问道。

“喔！……您好，迈克。恐怕是有人无事无端地把您从床上叫起来的吧！我无可奉告。”

“您起码可以给我们证实一下，月球上是否蔓延着流行性疾病呀？”一位电视台记者问道。他不断地挪动位置，力图把他的微型摄影机镜头始终对准着弗洛伊德。

“很遗憾。我无法证实。”

“那么检疫隔离呢？”另一位采访记者问道。“它还要持续多久呀？”

“我没有话要说。”

“弗洛伊德博士，”一位个子矮小的小姐固执地问，“对有关月球的新闻实行全面封锁，这该作如何解释？这同目前的政局是否有某种联系呢？”



弗洛伊德博士在肯尼迪角即将登上特别航班宇宙飞船，飞往宇航站1号。

“什么政局?”

人群中一阵笑声。接着，有一位记者喊道：

“祝您一路顺风，博士!”

这时，弗洛伊德博士已经走进了登船处内厅。

所谓“政局”，就博士的记忆所及，它始终同“持久的危机”是近义词。自从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处于两个问题的控制之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个问题又互为抵销。

看来，控制人口是一项可靠和经济的办法，各大宗教也无不赞同此项措施。然而，这似乎太晚了一些：现在，世界人口已经突破六十亿大关，其中六分之一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政府制定法律，规定一个家庭只能生两个孩子，但实施起来十分困难。

现在所出现的后果是，世界上一切国家都缺乏粮食。就拿美国来说吧，也出现了饿肚的现象，有人估计，尽管在征服海洋和发展合成食物方面作出巨大努力，预计十五年以后仍将出现总饥荒。

现在，国际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必不可少，但是，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依旧是那么复杂繁多。在一百万年期间，人类的侵略性几乎没有减弱。世界上那些边界线只是在政治家们的眼里才是明显的，其实不过是象征性的划分罢了。三十八个核国家正透过这些边界线相互虎视眈眈。总之，谁也没有高枕无忧。它们所拥有的核威力如果放在一起的话，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个星球炸毁。奇怪的是直至今日，谁也没有发动核冲突。不过，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有个国家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前不久给一些无核国家配备了携带运载工具的五十颗核弹头。这批弹头价值二亿美元，并对清付这笔费用的优惠条款都已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正像某些观察家所说，这个国家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搞到外汇，来拯救它濒于崩溃的经济。否则，难道它已研制出了十分尖端的武器，可以把其它武器当成儿戏不成？对此，有人谈论着什么从卫星发射的无线电催眠术，还说什么有一种病毒，只有这个国家掌握着解毒剂，它会利用某种并发的灾难进行恫吓。这些天花乱坠的说法无非是宣传武库里凭空捏造的货色。不过，谁也不能保证可以完全排除上述某种可能性。每当弗洛伊德博士离开地球的时候，他总要发问，等他返回时，地球还会不会存在？

飞船的空中小姐是十分殷勤、无懈可击的。她在船仓的入口处迎候弗洛伊德博士。

“早安，弗洛伊德博士。我是西蒙斯小姐。我代表泰纳斯船长和副驾驶员巴拉德大副欢迎您登上我们这艘飞船。”

“谢谢。”弗洛伊德博士微微一笑，回答她道。这时候，他暗自考虑，为什么宇航船上的空中小姐说起话来其声音总像机器人似的呢。

“五分钟以后就要起飞了。”西蒙斯小姐指着一排排二十个空位说：“博士，请随意坐吧。泰纳斯船长建议您坐在左前舷的舷窗边，这样，您可以看到起航的一切操作。”

“好的。”博士朝指定的座位走了过去。

空中小姐在博士身边忙了一会儿以后，便回到了后舱她自己的房间里。

弗洛伊德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把安全带系在腰里和肩上。然后，他又把自己的公事包绑在隔壁座位上。不一会，扩音器里传来了西蒙斯小姐的声音：

“本次宇宙飞船是从肯尼迪角开往宇航站1号的第三次特别航班。”

可以听得出来，西蒙斯小姐完全有信心如同往常一样来为她的独一无二的旅客服务。当小姐一丝不苟地继续播音时，弗洛伊德不禁笑了起来。

“本次旅行全程共走五十五分钟。最快的时候将达到两个重力加速度。我们将有三十分钟的失重现象。在见到安全信号之前，请不要离开座位。”

弗洛伊德博士扭过头去，说了声“谢谢”，这使西蒙斯小姐微微地笑了一笑。这个微笑是多么迷人！而且还含有三分羞怯之情。

他斜靠在椅子上，舒服地伸了伸身体和四肢。他想这次旅行大约要破费一百万美元的民财。如果此行毫无结果，他的饭碗就被打破。不过，他反正可以回到大学里去，重操他已被中断了的星体形成的研究事业。

“自动逆计数。”船长像往常一样平静地喊着每一个操作。

“一分钟后起飞。”

同过去的情况一样，这一分钟似乎比一个小时还长。弗洛伊德博士显然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压力所包围，他在等待着获得自由。宇宙飞船的储能箱里以及发射装置里早已经注入了相当于一颗原子弹的能量，这些能量足以把他送到离地球只有两百英里的地方。

十秒钟过去了，二十秒钟过去了，三十秒钟过去了，四十秒钟过去了，这对神经是多大的考验啊。

“十五秒钟后起飞。要是您作深呼吸的话，您就会感到舒服些。”

这无论从心理学或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可取的。弗洛伊德感到自己肺部已充满着氧气，准备应付任何局面。正在这时，发射架把宇宙飞船这一千吨重的东西送上了大西洋的

上空。

要确切地说出飞船离开发射台的时间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当火箭突然加倍地怒吼起来以及当弗洛伊德感到自己在座位上越陷越深的时候，他知道第一节火箭的发动机开始运转了。他很想透过舷窗看一看这时的情景，但他的脑袋动弹不了。然而，他一点也没有感到不舒服。发动机的推进力和轰鸣声最终给他造成了一种罕有的快感。耳朵在嗡嗡作响，血液在血管里奔腾，弗洛伊德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充满活力，比任何时候都洋溢着青春。他多么想引吭高歌呵。无疑，他是可以放开喉咙大唱一番的，因为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

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忽然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离开了地球以及他所爱过的一切。在下边，在地球那边，有他三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他妻子是十年前（十年？不可能！但的确是那样……）在欧洲的一次灾难性旅行中丧身的。本来，他是完全可以重新结婚的，但仅仅为了孩子们……

当压力和轰隆声突然缓减下来时，他几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扩音器里广播说：

“请注意，第一节火箭要脱落了！”

飞船微微颤动了一下，弗洛伊德突然记起了他在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一间办公室里看到的伦纳德·达·芬奇的一句话：

大鹏是从大鸟的背上
展翅高飞的，大鸟带着荣
誉飞回了老巢。

可不是嘛，如今大鹏展翅高飞了。它大大超出了伦纳德·达·芬奇的幻想，而且，它的燃尽了动力的伙伴正返回地球。第一节火箭划出了一道一万英里长的弧线以后便进入了地球

大气层，随后就飞回了肯尼迪角。在几个小时以后，经过检修和加足燃料，它又准备将另一个伙伴送上它自己不能达到的闪闪发光的太空。

弗洛伊德想道：我们现在完全自由啦。此时，一半路程走完了。当另几节火箭发动时，速度更大了，但震动并不剧烈，而且几乎保持着正常的重力。但是，要迈开步子走路是万万办不到的，因为此时的飞船舱体是“朝上”的。如果弗洛伊德十分鲁莽地离开座椅的话，他就会在后面的舱壁上撞得粉身碎骨。不能走动是相当烦人的，他感到飞船好像是直立它自己的船尾上似的。弗洛伊德坐在前排，其它座位如同是钉在一垛下坠的墙壁上正在下沉。他尽量不去理会这一切难忍的幻觉，这时，黎明已敲叩着飞船的舷舱。

几秒钟之间，飞船穿过了一层层鲜红的、玫瑰色的、金灿灿的和深蓝的云幔，随即迎来了白天光辉灿烂的清澈太空。虽然舷舱的玻璃是特制有色玻璃，但在阳光的刺激下，弗洛伊德在几分钟内什么也看不见。阳光透过玻璃在舱内缓慢地移动着。尽管现在弗洛伊德飞行在宇宙间，但根本不可能凭窗远眺，欣赏繁星密布的苍穹。

他把手掌遮着眼睛，冒着险看一看舷窗。飞船外边，一个侧翼在灿灿的阳光下像是白热化了，发出耀眼的光芒。可是在四周，却是一片黑暗，在这漆黑之中肯定缀满着无数星星，只是人们无法看到它们罢了。

重量渐渐减小了。当宇宙飞船进入其轨道时，各级火箭发动机的油门被慢慢地关闭了。发动机发出的雷鸣般的轰响衰弱下来，变成了一种低沉的隆隆声，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个微弱的噓噓声了，最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如果不是有保险带固定的话，弗洛伊德就会浮出座椅。他的胃似乎也要漂出嗓

子来了。他默默祝愿，半小时以前远在一万英里以外的人们给他的药丸此时能发挥效用。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仅这一次在宇宙间感到恶心，这是完全意外的一次宇宙病态。

驾驶员通过扬声器以坚定和充满信心的声调说道：

“请注意重力为零时的一切规定。我们在四十五分钟以后抵达一号站。”

空中小姐出现在狭窄的走道里，她沿着右排座位走了过来。她的脚步声几乎听不出来。看上去，她的拖鞋像是涂过胶水似的粘在地板上难以抬起来。她总是踏着一块黄色的地毯行走，毯子从船舱一端铺到另一端，毯子和她的鞋底布满了无数个小钩子，它们搭扣起来时就象一对对小箍。这样，在失重情况下也可以行走，这对无法控制自己走路方向的旅客来说是一个十分令人宽慰的措施。

“您想喝茶还是咖啡，博士？”她兴冲冲地问。

“不用。谢谢。”

他微微笑了笑。他总觉得从那些塑料饮料管里吮吸饮料又成了吸奶的婴儿了。

当弗洛伊德打开公文包整理他的文件时，空中小姐围着他身边转个不停。

“弗洛伊德博士，我能向您提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他从眼镜框上边看了她一眼。

“我的未婚夫是克拉维斯基的地质学家。”西蒙斯小姐斟字酌句地说道：“一个星期以来，我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

“我真为您难过。不过，他也许不在基地了吧？眼下很可能无法同他取得联系。”

她摇摇脑袋说：

“以往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通知我的。您一定懂得我听到一些谣传后焦灼不安的心情的。外面传说月亮上闹流行性病，这是真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安的呢。您还记得1998年那次流感病毒的检疫情况吗？许多人病倒了，但谁也没有病死。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一切。”

他说这句结论性的话时语气是十分坚定的。西蒙斯小姐高兴地笑着站起身来。

“谢谢您，博士。原谅我打搅了您。”

“没什么。”博士文雅有礼地说道，但他的话音是不怎么爽朗的。

说完，他就尽一切努力埋头于他那一大堆文件材料和技术报告中，企图对这些平常积压起来的東西进行最后一分钟的突击。显然，等他到达月球时，他就再也没有时间来阅读它们了。

二

轨道上的相会

半个小时以后，驾驶员宣布：

“十分钟以后靠站。请检查一下安全带。”

弗洛伊德立即照办，把文件整理好。要想在这最后三百英里太空特技飞行中谈什么东西，那是自找苦吃，最好是闭目养神，什么也不干。这时，宇宙飞船在火箭的短促的推进下从首部开始摇晃起来，震动一直波及到了尾部。

几分钟以后，弗洛伊德开始看见宇航站1号了。它的直